

·世间万象

朋友圈

刘 平

早饭,老蒯下了一大碗面条,拌上红油辣子、一撮葱花、酱油、味精、花椒等调味料,真香。老蒯拿出三个月前刚买的智能手机,拍了张照,发个朋友圈。然后,吃了个碗见底,他额头都冒出细密的汗。

吃完面条再去地里转悠一圈,老蒯看见一个大冬瓜,有二十多斤,毛茸茸的,像个胖娃娃。老蒯心里一喜,马上给大冬瓜拍了一张照片,又拍了一下冬瓜地。挨着冬瓜地是茄子地,茄子也长得好,三天前刚摘了一批拿去卖,看样子过两天又可以摘一茬了,老蒯脸上笑眯眯的,又蹲下来拍了一张。老蒯想了想,不如在朋友圈发一个“九宫格”吧,于是他又拍了一张丝瓜地,再回家拍院里的柿子树、兔圈里的兔、屋后围栏里的鸡鸭,最后还拍了几张刚建了一年多的新房子。

“九宫格”发出去,很快就来了一串点赞的,还有人留言。钟义说:“蒯叔,日子过得不错哦。”王海说:“那大冬瓜,真像一个胖娃娃。”老徐说:“老蒯!牛。”老蒯笑了,给大伙发了个抱拳微笑。他觉得发朋友圈挺有意思的,明明一个人

在家里、在地里,可就像有一群人在跟自己聊天一样,热闹。

买智能手机的时候,售货员教他下载微信,他还不相信会有人加他为微信好友,因为他之前太懒,还烂酒,把老婆都气跑了,在村里名声可不好。可回家第二天遇上村支书钟义,对方就加了他的微信,接着钟义推荐扶贫工作队的徐德明也加了他,然后又来了村里种养合作社的技术员王海加他,他被拉到了一个群里,群里有些认识的村民也加了他……再后来,老蒯也犹豫着主动加了几个人的微信好友,都通过了。老蒯心里感到一种愉悦。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,他洗心革面地努力种菜致富,新房子也盖起来了,而且还够够钱买了这部智能手机。他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刚建好一年多的三间新房子,白墙灰瓦、红漆门窗,他觉得很漂亮。朋友圈发出去,就有很多人点赞留言,这便让老蒯爱上了发朋友圈。每天,他拍些地里的蔬菜瓜果、围栏里的鸡鸭兔子……有时,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,累得满头满脸的汗时,一时兴起,还会拍张自拍照,一发朋友圈就有几十个朋友点赞,还有好几条留言。

这天上午,有人来地里收冬瓜,价钱不错,老蒯就把能摘的都摘了。忙了一上午,刚回到家里,一个叫“流浪的云”的突然申请加他微信好友。老蒯迟疑片刻,通过了。这时的老蒯已经有六十多个微信好友了。

“流浪的云”好像特别能聊,总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主动找老蒯聊天。反正一个人挺闷的,老蒯也很喜欢跟对方聊。那天,“流浪的云”说:“看您的朋友圈,你很会种地啊。那些蔬菜瓜果都长得挺好的。”老蒯说:“还可以吧。”“流浪的云”说:“很辛苦吧?”老蒯说:“是辛苦一点。但收入不错。”“流浪的云”说:“一年能挣多少钱?”老蒯说:“反正收入不错。”不知不觉中,“流浪的云”成了老蒯联系最密切的微信好友。虽然他不认识“流浪的云”,也不知道对方是哪里人,但老蒯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。“流浪的云”跟老蒯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,语气也越来越随便、亲热。一个月后,“流浪的云”开始称老蒯为“蒯大哥”。

一天上午,老蒯正在辣椒地里忙,钟义突然来了。钟义问他:“蒯叔!您是不是有一个叫‘流浪的云’的微信好

友?”老蒯点点头说:“嗯。”又说:“对方加我的。”钟义笑了,说:“蒯叔,您要走桃花运了。”

老蒯看着钟义,满脸懵懂。钟义笑了一下,说“流浪的云”他认识,是个单身女人,比老蒯小一岁。她对老蒯产生了兴趣,如果老蒯愿意,她想过几天来看看。

老蒯红着脸说:“有啥好看的。”钟义说:“咋?您不愿意?以前老婆被您气跑了,您打算就这样过一辈子?实话告诉您吧,我认识‘流浪的云’,配得上您。”

老蒯想想,脸又红了,冲钟义点了点头,说:“哪天来?”

钟义想了想,说:“干脆就明天吧。您好好准备一下。”说完,他转身走了。有啥好准备的呢?把小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,洗个澡,换一身干净衣服,做一桌好菜,就这些。忙妥帖,就快中午了。

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。老蒯跑出去一看,院门外站着三个人,钟义和徐德明,还有一个是他五年不见的老婆……



童年

高文仲 摄

·五彩地絮语

静对一院冬

和智楮

客居高原小镇,暂住的山间小舍,有大大的院子,院里种养的草木不多,却有花有树,虽然大都叫不出名字,但坐在屋内远远望去,叶片细碎的小树下,小花小草交相辉映,别有一番异乡陌生的风韵。

小院四周,笔直围绕着成片的松林,与以往见到的松树品种不同,松叶黛绿,松果硕大,身形挺拔俊秀,透着股傲气和灵气,从高处,从远处,从每一个角落,静静地凝视着小院。

令我颇感亲切的,是小院东南角零落种着的几株娟黄色的月季。早家中老屋的院子里就种着同样品种的月季,每年七八月份开始,便会开得娇艳欲滴,暗香浮动。仲夏刚搬进小舍时,那儿月季正好初绽,绢花色的熟悉花影,常引得我站在房间的窗前,遥遥凝望。

由于远离闹市,小院从早到晚静得出奇,如同山间的一汪清水,波澜不惊,以至于鸟声、风声、草木似有若无的低语,都能打破小院的静谧,泛起层层涟漪。

闲时,我常会一个人在小院漫步,沿着院墙一圈圈缓慢绕行。脚边触碰到的都是在盛夏里开得多少有些恣意的缤纷小花,我只要低下头,就是其中的一朵,时光温柔缱绻,一颗心因此明媚起来。

光阴流逝,眨眼经一夏,历一秋,入了冬,

有裂缝的地方,就会有光芒,有她的地方总会有不一样的风景。读她的每一篇散文或者是小说,都能感受到一个人浩荡的内心和绚烂的想象,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微小缝隙,在平凡的日子中发现人性的真善美。她叙事式的写作,呈现的是看似轻描淡写,总是不经意触碰人的心灵。也让我们看到她用心、用力的写作和认真生活的样子。

自律是一个人在生活中成长的习惯,当自律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生活方式时,你的人格和智慧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完美。但是有很多人做不到的。按照丹老师的生活与写作方面的习惯,她不仅自律,也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资深写作者。

通常我和她一起散步,我回到家中兴奋的心情还停留在原地时,她回去的路上篇文章很快就发出来了。巧妙的构思,速度之快且不失水准,也绝非粗制滥造。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非同寻常,诙谐、风趣、暗含哲理,看似简单,却又不同寻常,她的布局结构,颇有自己独具一格的风格。而且她注重地域文化和传

静对一院冬

我已经熟知了院里所有草木。虽然我依旧叫不出它们的名字,但有了长时间的相互陪伴,彼此顾盼,我与它们已经生出耳鬓厮磨的情谊。因为它们,我放下心头的嘈杂,豁然开朗,原来日子可以这么简单,这么纯粹。于是,生活少了一点轻薄浮躁,多了一份沉静静穆。

然而,毕竟已经是冬天,高原凛冽的寒风,几乎一夜之间就呼啸而过,裹挟着小院里的草木,匆匆绽放完生命最后的绚烂,转入枯黄凋落的境地。倚窗远眺,萧瑟一片,自然的力量终究无法对抗寒来暑往的交替变幻,开花落终有尽时,唯一能够留住的,是那些曾经有过的明媚鲜活的回忆。

在冬天,小院更安静了,安静得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呼吸声。时间的脚步仿佛停止了似的,一点点瘦去了人间烟火,只呈现出一种辽阔苍凉的美。万物陷入沉睡,世界以最朴素本真的面貌,无遮无拦地裸露在我眼前。那是一种铅华洗尽后的真醇,是领略过千山万水后的平和与安详,蕴藏着大境界和大情怀。

这个冬日的清晨,我再次站在小院中央,独自静静环视着这满院的冬色。淡淡的晨光中,我仿佛看到了寒到极致后,春回大地时,小院里草木蓬勃的繁盛景象。这是小院留给我的最后的温柔,是我爱着的生活,是所有美的来路。

·人生百味

微聚之光

许之格

统文化的转换,让人读了有潮汐或沧海,何尝不是瞬间的感觉!

人潮人海,沉浮万千!这两年听到最多的声音,都是抱怨因为疫情误了很多事,改变很多人。她一点没受影响,而因疫情多了很多小说素材。用亲身生活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写作的文体。就像《云山》里90后的警察曹晖,即使被隔离,也能在他的方寸之地,展现他的睿智大智大勇,实践青春的使命与担当!丹老师何尝不是!她的勤奋,她的安静,她的视野,这一切或许更她在文字里寻找自我存在的方式。

她的新书《孤城》,和她的另一本小说集堪称“姊妹篇”。新书里的作品,犹如沉静的湖水,表面微波泛动,而深沉的意蕴,幽微的情

·岁月留痕

寻找飞行

陈振林

张小勇回到家的时候,已是晚上十点半。今天他很开心,妻子娟子热好晚饭端上桌时,他自豪地对妻子说:“又确定好了一个资助对象,李红菊,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。”

“那就好,你又专门去了一趟她家?”娟子问。

张小勇吃了口饭,说:“这个李红菊,家在300公里外的一座大山里,比上次我们资助的那个王天林家里条件更差,她家里只有一个70岁的奶奶,所以她正准备辍学,送去给一家私人餐馆洗碗。我们现在每个月资助她600元,她就可以不用辍学了,应该可以顺利完成学业的。”

娟子听了,看着丈夫的目光充满赞许,她想起了自己读书的岁月。娟子在上初二时,父亲因病离开这个世界,母亲因为父亲的离开受了刺激,成了村里人口中的“疯婆子”。从那时开始,全靠村里乡亲们捐资供她读的书。其实,小勇也一直在找一位李叔叔。小勇三岁时就成了孤儿,幸运的是,有位李叔叔一直资助着他长大,从小学到大学。

她和小勇就是在大学里相遇、相知,并走到了一起。两人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,去年春节结了婚。结婚那天晚上,小勇和她商量:“我们应该像资助我们的那些好心人一样也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孩子。”她当然愿意。

他们先是通过民政部门找到了一个叫王天林的十五岁高中生,今年打算再资助一个,就找到了这个叫李红菊的小姑娘。

张小勇不到10分钟就吃完了晚饭,他习惯性地来到阳台小憩。娟子知道,他又在想那位李叔叔了。

李叔叔,就是那位帮助张小勇的恩人。他从张小勇三岁开始,先是每月300元,后来是每月500元,然后是每月800元,最后是每月1000元,一直供他读完

·心香一瓣

稻 谷

乘 文

乌云满天,路边的老树被大风刮断,老房屋顶的瓦片摔碎一地。

村里人害怕好不容易晒干的稻谷被大雨淋湿,湿稻谷如果几天都没有弄干就会发芽,卖不出去。

叶民勇赶紧跳到门外,看了下自家棚子下的稻谷,再去拿了些绳子绑牢棚杆,和老伴说:“这下大雨应该不会淋到麻袋里的稻谷吧。”

“不会吧,只要别把棚子吹翻就行,要不把稻谷都扛进来?”老伴有些担心地说。“关键是咱屋里也放不下呀,就这么点大的屋子……应该没事的。”叶民勇焦灼地望向屋子门口。

“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,棚子不会倒吧?”老伴皱着眉头说。

大风不停的刮,片刻间暴雨倾盆,坑坑洼洼的黄土路变成烂泥。

“呀,暴雨来了,快进去,快进去。”叶婶拉扯着叶民勇的衣服,飞快地跑进屋里。两个人站在门口死死盯着棚子,棚顶“哗啦啦”响成一片,几秒钟后棚杆稍微松动了点,但棚子整体无恙。

叶民勇在门口抽起了支烟,看着远处。

“咱稻谷好好的,没事,你快走进来点呀,衣服都快被雨水打湿了。”叶婶说。叶民勇还是站在门口,看着远处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呀?快走过来点呀,你看你衣服都淋到雨了。”叶婶不解地说。“不知道老李家的稻谷收进去了没?”叶民勇说。

“自己家都管不好,你管人家干啥?唉,说到他家我就来气,咱耕地不是和他家连着嘛,中间就隔了一条田埂。去年他俩在他们地上种了生姜,上次引水灌溉结果把咱的薯苗淹了很多,还死不承认,我和他俩大吵了一架,现在想想就气。”叶婶说。

“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,他老两口也不容易,养了只黄狗,儿女不怎么管他

·凡人心迹

楚楚动人

石象斌

节令虽进小雪,依然暖阳润身。今天去了一趟中国历史文化名城——寿县,沉浸式体验楚风汉韵。

时间紧,只能走马观花。参观了新建的寿县博物馆、探访了武王墩,还在安丰塘边留个影,发思古之幽情,心潮澎湃。

春秋五霸,楚国在前。当时的楚国统治着当今长三角在内的南中国广大区域。人口众多,地大物博,文化灿烂辉煌。

寿县,在历史上四次为都,十次为郡,2000多年前已是著名的大都会。

武王墩,据说是楚考烈王之墓,正在考古挖掘。专家说,无论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文化效益、世界影响力,或超过秦始皇陵。

怦然心动,令人神往,拭目以俟。

这次去寿县,是受安徽大学中文系学兄的启发与推介,一路同行,聆听他介绍淮南寿县楚文化,绘声绘色,令人陶醉。心动不如行动,欲罢不能,遂有此行。

似记得1980年我参加高考,语文试卷中有填空题:“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,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。见故国之旗鼓,感平生于畴日,抚弦登阵,岂不怆悵!”这是南朝梁时代丘迟写给镇守寿春(即寿县)的陈伯之的书信。伯之得书,即于寿阳城外率千归降!

一封书信,笔力千钧,胸挟风雷,势有所恃,兵不血刃,让八千男儿齐解甲,和平方岁。彰显文化自信,文化力量!

寿县,淮南的故事说不尽,成语都有千余条。“八公山上,草木皆兵”。无人不知,谁人不晓?

中午,在寿县吃特色土菜,味道香喷喷的,好极了!口齿之间楚留香。楚留香呀,楚留香,既可作为一个人名字去呼唤传扬,又可作为一种情怀去讴歌颂扬。

淮河之畔,楚文化犹如佳人,在水一方,亭亭玉立,楚楚动人。

日子平淡琐碎,时光温柔缓慢,一杯一盞,一签一串,都是温柔的好食光。

·往事随想

老家的辣椒

刘天资

就像生活中离不开盐一样,老家人总离不开辣。在岳西,辣椒被称为大椒。在椒前加一个“大”字,一是因为辣椒生长茂盛,个个都大;一是对辣椒充满敬意和感恩:亲爱的,没有你,我怎么活啊?

都说湖南人不怕辣,四川人怕不辣,贵州人辣不怕,老家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中有一类人特别“好”辣椒,他们自称“辣椒虫”,扬言能钻进辣椒里,吃辣椒的“心”。无辣不成席。一桌子菜大多有辣。无论是热盘,还是冷盘,无论是清蒸还是烧烤,辣成了主要角色。就拿家乡十大特色菜来说吧,辣椒炒河鱼,无辣腥气重;青炒洋苕姜,姜红得鲜艳,椒青得耀眼;手撕风干羊肉,蘸点醋,涂点辣,滋味美,解腥膻;腌菜煮豆腐,撒点辣椒面,云雾缭绕,热气腾腾,舌头咽下去,热汗冒出来……

有辣就有菜。辣椒本身就是一种菜。青辣椒,用猪油炒,又辣又香,入口滑软;红辣椒,腌起来,就是泡菜,从缸里取出来,直接吃,又辣又咸;一碗清汤面,撒上辣椒粉(面),拌匀,这就叫“面面俱到”;钵腌菜饭,一瓶辣椒酱,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,有辣就成仙。还有一种菜,人称辣椒炸(zhā,第三声),做法是辣椒剁碎,加入面粉作成饼状,入锅煎烤,两面金黄,其香无双,能做饭来能做菜。

有辣能代盐。老家在深山,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,盐很缺。吃盐需要男劳力翻山越岭,去六安州买,辛苦异常。人不吃盐会浑身酥软,为节省盐,妇女儿童就用辣椒代替盐。等到有了一些盐,放入辣中间,这样辣味就会淡。许多年过去了,人们竟然发明了一种菜:辣椒酱。

一提起辣椒酱,思绪就飞回童年。秋天到了,菜地里火红一片,奶奶摘了一篮又一篮。清洗,剪开,成瓣。一部分现磨,一部分晒干。磨坊里,我拉着磨担,石磨如同小小的乾坤转起来,奶奶守在磨旁,把鲜椒往磨眼里塞。不一会,鲜红的辣酱顺着磨壁流出来。盆满,钵满,欢欣一片,喜庆一片。奶奶说:别忙吃,待我加盐。十斤椒,一斤盐。不咸不淡,不酸不霉。

不久前,文友柳先生写了一篇《石磨辣椒酱》,获赞多多,留言多多。我留言道:“吃过很多辣椒酱,还是老家石磨辣椒酱好吃。细腻,温柔,不凶狠,不猛烈。凡是吃过它的人都忘记了它。”常言说得好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老家山高岭大,云雾缭绕,气候寒凉,辣椒辣得好:温暖、温馨;开胃,开心。

在游子的嘴里、心上,老家的辣椒,总是“辣”么有味,“椒”人回味。

作者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寿命。我时常被她的精神感动。无论是在繁忙的工作中,和赴在双城的路上,总是能把工作、写作、孩子安排得有条不紊。

我和丹老师共同的爱好,爱花爱草,走到哪里都喜欢拍,拍花、拍草、拍云、拍阳光、拍倒影,在拍摄过程中享受美,传播美!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,比如预见力,孤独力和迟钝感。我也喜欢孤独,也喜欢独来独往,我也喜欢扎堆在人群中,只要不牵扯原则性,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而她不同,她从不把无所谓的人事浪费在生命里。小事糊涂,大事心明,活得明白,通透,待人接物又至情至性。在匆匆岁月的光影中,披着四季所赐予她灵魂的色彩。

“作家归根到底不是给答案的人,是记录事实的人,也是提问者的人。”这一点也是丹老师写作的方向认知。读过这样的一句话:天地有大美,而不言,每一束光,每一片在阳光里变幻的叶子,都是我们身边的最美。像生如夏花之绚烂,或用秋叶之静美,来诠释生命的辉煌!